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檕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四

冠義第四十三　冠古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鄭目録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按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冐而句領註云三皇時以冐覆頭句領繞項至黄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黄帝造冕旒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黄帝以後乃

用布帛　成氏伯璵曰黄帝始象鳥獸之有冠角故制冠在首之上謂之元服漢高堂生傳古儀禮十七篇無人君卿大夫冠禮唯有士冠禮以古者年五十始爵命為大夫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大夫冠之年無文按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則不二十

始冠也士則二十而冠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陸氏佃曰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因晉侯謂魯襄公可以冠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謂諸侯十二而冠誤矣葢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

案二十而冠者天下之達禮也其曰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者先儒止據春秋傳一星之終及疏文

王十五生子說言之於禮經本無確証喪服昆弟

亦兄若弟之通稱不當據以為兄也程子謂年十

二未可責以成人徒行此節文何益朱子謂十五

至二十皆可冠但必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

之如朱子說則年不定儀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

文則月不定既年不定月不定則必除喪而冠不

因喪而冠可知詳見曾子問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

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長上聲冠去聲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人為禮以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立猶成也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　孔氏穎達曰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以其行禮義也先須正容體齊顔

色順辭令然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呂氏大臨曰容體顔色辭令三者脩身之要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未成人者也自七年始教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然後可以冠而責成人之事　方氏慤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顔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君臣存乎義故曰正父子存乎恩故曰親長幼存乎情故曰和　又曰冠昏所以謹其始於先喪祭所以謹其終於後則冠昏為喪

祭之始也而冠又為昏之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
葉氏夢得曰君臣正而朝廷肅父子親而閨門定長幼和而宗族有禮故曰禮義立　馬氏晞孟曰正容體斯遠暴慢矣齊顔色斯近信矣順辭令斯遠鄙倍矣冠而后服備服備以德成成德以服章故服其服者文以君子之容遂以君子之辭實以君子之德
通論陸氏佃曰柯陵之會厲公視遠步高晉郤犨見其語迂郤錡見其語犯郤至見其語伐單襄公曰吾

見厲公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葢古之人於此以觀禍福如此則容體顔色辭令亦豈可忽哉

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以禮為本　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賔於廟門之外成人之始質之神而不敢專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

也故曰以為國本　陳氏祥道曰儀禮曰主人玄冠
而朝服緇帶而素韠立於廟門之東西面以筮日玄
冠象道之幽朝服皮弁致其誠之潔君子所以筮日
而日無不吉也筮其賓客儀禮所謂前期三日如求
日之儀是也昔之人有吉事則與賢者歡成之有凶
事亦與賢者哀戚之冠禮吉事所以筮賓而歡成之
也　馬氏晞孟曰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
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吉者所以

要其終身之賢

案冠禮重筮日尤重筮賔以冠乃賔加之也醮亦賔醮之字亦賔字之故以筮賔為敬事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阼才故反醮子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孔疏皆士冠禮文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孔疏亦士冠禮文不代

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字所以相尊也　孔氏穎達曰阼是主人接賓處今適子冠於阼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周禮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則以酒醮之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之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朱子曰不醴而醮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縿布祔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醮者醮盡之義鄭注士冠禮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冠於客位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也加有

成也謂益加有成人之事　葉氏夢得曰字所以表德故已成人而稱字也　吕氏大臨曰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賛者筵於東序之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則其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所傳皆適也故冠禮子冠於阼昏禮舅姑饗婦卒饗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未嘗傳而示之以傳付之意所以使之知繼之之重敬守而不敢墜也卒冠而醮若醮則席於賓位以

禮賔之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敬也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敬成人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所以别長幼也至冠卒醴然後賔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為成人之道而敬其名也　陳氏祥道曰上有冠天道也中有服人道也下有履地道也故三加莫不有此者始加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屨則黑而其約青再加冠則皮弁而服則素積素韠屨則黑而其約緇三加冠則爵弁而授之以纁裳韎韐也

屨則繶而其約黑其加之以序其序之有章所謂喻
其志加有成者凡在是也　方氏慤曰緇布齊冠也
皮弁朝服也爵弁祭服也齊所以潔己朝所以接人
祭所以交神則彌尊之義又見於此　馬氏晞孟曰
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
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
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

耉無疆受天之慶夫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
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則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
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萬年
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黄耉無疆不唯服之加也而其
德亦有加不唯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
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
彌尊喻其志也志言其始成言其終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記是士冠禮故三加士冠禮云

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玄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陳氏祥道曰冠必用醴若不醴則醮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

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矣

案家語孔子曰公四加玄冕王肅註天子五加衮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子謂當是諸侯三加玄冕天子三加衮冕考漢志乘輿初加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漢猶近古故四加如大戴說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

人見也見賢遍反下同摯同贄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　孔氏穎達曰奠摯奠之於君也以摯謂以雉也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鄉大夫在朝之鄉大夫　呂氏大臨曰冠者就筵受觶薦脯醢祭卒奠觶降筵北面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故曰見於兄弟兄弟拜之乃易服服玄冠

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始以成人接也且明貴貴長長之義也　陳氏祥道曰母生我兄長我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家與之成禮也君出令以正我玄冠玄端以奠摯見國又與之成禮也鄉大夫以智帥我鄉先生以德先我遂以摯見鄉黨鄰里亦與之成禮也自一家達於一鄉自一鄉達於一國莫不與之成禮故曰將責成人者將責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

之禮行焉

存疑孔氏頴達曰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案儀

禮無奠廟文　呂氏大臨曰母拜之義古今學者疑焉孔疏義亦未然所薦脯醢為醴子設非奠廟也葢古者有肅敬有斯須之敬如為師則不臣王臣雖微在諸侯之上尸在廟門内則全於君皆斯須之敬也子之

於母則肅敬矣然母雖尊卒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則屈其肅敬以申斯須之敬明從子之義猶未害乎母之尊也　王氏曰見於母母拜之記者不知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為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

案母拜之兄弟拜之只是與之行禮本文成人而與為禮一語甚明蓋幼時父母兄弟唯慈愛之而已今以成人來見故母與兄弟各盡其相見之禮也士冠

禮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昏禮壻見婦之父母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注云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朱子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玩鄭注及朱子語其義甚明蓋禮無不答燕禮則君之於臣昏禮則舅姑之於婦饋食禮則尸之於主人主婦嗣子舉奠無不答拜者何獨致疑於此此必先拜者所謂尊重事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少詩照反行下孟反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

呂氏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　孔氏穎達曰先王重冠故行之於

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

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即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

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以先君之祧

處之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為始祖之廟則

天子當冠於始祖廟也　呂氏大臨曰行必有諸已

然後可以責於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

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

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

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於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以告而後行歿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昏義第四十四

正義孔氏穎達曰鄭目録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内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别録屬吉事謂

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来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壻曰昏妻曰姻謂壻以昏時来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與妻之屬亦稱昏姻爾雅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昏兄弟是也夫婦始自遂皇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昏之年則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

達於庶人一也然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昏娶則早不必以年三十矣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有早娶者非正法也　呂氏大臨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道之始也可不敬乎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天

下之情不合則不成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責之義乎

案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家語孔子云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漢王吉言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則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者恐非而宋令十三以上並聽昏嫁愈非矣酌以家語孔子之言可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昏一作婚好呼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　孔氏穎達曰此經總明昏禮之義從始至終也

采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白虎通云鴈取其隨時南北而不失節又鴈隨陽妻從夫之義納采問名二禮一使無行之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陳氏祥道曰周禮純帛無過五兩史錦繡千純文繡千純純帛匹帛也鄭改緇誤　案純有訓絲者有訓匹者周禮讀如字鄭讀為紂已於祭統中辨正其誤此改庶人緇以別大夫之玄纁亦通卿大夫則玄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請期

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請者謙敬之辭示不敢自專也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唯納徵無鴈有幣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女之父母設筵几於禰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　陳氏祥道曰言無過五兩則或庶人不必五兩也　呂氏大臨曰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皆所以遠别也君子之祭也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

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出夫人之辭曰

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昏禮父醮子命之曰往迎

爾相承我宗事詩有采蘩采蘋皆以承先祖供祭祀

為不失職婦人之職莫先於奉祭祀女子未嫁覲於

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其教有素矣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

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於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既達納采擇之禮以求之禮用鴈鴈大夫之摯也士昏而用大夫之摯攝盛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也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貺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

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渝也聘幣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加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

告期者賔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
又皆男氏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
迎揖讓以敬賔至繁縟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
苟也婦從乎夫女卑乎男人之大倫也昏禮下達自
納采至於親迎皆男先於女者天地之義存焉天氣
降而下地氣應而上則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生上
以禮求下下以誠應上則上下交君臣和萬化成男
女之際非特有所下也別嫌遠恥且以成婦之正順

以為事宗廟繼後世之重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聘者以禮先之奔則不待禮而行此所以別貴賤也

陳氏祥道曰士昏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昏之禮蓋亦如之納采問名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蓋

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兄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　馬氏晞孟曰二姓者姓之所自出者異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昬姻不通周道然也自納采至請期聽壻家之命必於廟者不敢忘其祖以敬慎重正昬禮也　方氏慤曰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資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

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

存疑孔氏穎達曰問名者問其母所生之姓名故昬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也　賈氏公彦曰問名者問母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昬禮問名辭云敢請女爲誰氏鄭云誰氏者謙也不必其爲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

案經文明云問名而孔賈以爲問母之姓鄭又謂謙不敢必其爲主人之女夫世豈有納采之後而猶不

知其母之姓者乎有為女擇配而非已女者乎儀禮之辭所謂誰氏者如仲子孟姬叔姬季姬之類前此納采時既告以某之子矣至此乃問其女之名氏也

又案白虎通云娶妻不告廟示不必安也遣女於廟重先人之遺支體也朱子云鄭忽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楚圍亦言告於莊共之廟而来是娶妻亦先告廟矣豈左氏據當時俗禮非先王正法歟考經文筵几於廟聽命於廟是女氏之廟若上事宗廟則男

以事宗廟而娶恐無不告廟之理問名歸卜於廟乃
納吉是納吉已告廟矣豈有納徵親迎而不告廟者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
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
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
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薦反巹音謹酳音引
正義鄭氏康成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

與其異者於酬孔疏無酬酢直醮盡之而已冠醴亦無酬酢不名醮者以禮敬之不為飲也寢耳孔疏冠醮于於廟此醮在寢在寢者先告廟也昏姻之事成於寢案其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乗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又駁異義引左氏謂天子諸侯不親迎夫文王娶太姒親迎於渭又孔子荅哀公云合二姓之好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親迎之義父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男

往迎之女則從男而至主人女之父壻来親迎以敵禮待之故拜迎於門外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揖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户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婦升車時壻授婦以綏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

者代御之婦至壻之寢門壻揖婦以入則稍西避之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也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欲使壻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呂氏大臨曰御婦車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則所以下之之禮盡矣共牢合巹則所以親之之義見矣下之則有敬矣親之

則有愛矣愛敬禮之大體而先敬後愛者自異姓而合之所以貴乎别也故曰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

存疑陳氏祥道曰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氏駁其說而謂天子諸侯有親迎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公羊曰譏不

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謂王者之尊海内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君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夫子告哀公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為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

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說為正

案親迎之禮自天子下達左氏謂天子至尊不親迎先儒謂天子娶於諸侯迎后使卿往而公監之朱子亦謂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惟鄭氏從公羊之義謂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而誰周氏諤謂三年之喪人道之終親迎人道之始故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朱子亦謂天地蓋通天子而言况天子主

祭於外后主祭於内即宗伯攝天地社稷之祭要亦后為祭主也而可不致敬於其始乎然則親迎之禮信自天子達但天子迎之於館諸侯迎之於境大夫士庶迎之於家異耳陳氏祥道謂天子不迎於其國則可謂不迎則不可　又案執鴈有四義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一也不再偶二也士用大夫摯為攝盛三也昏禮摯不用死物故越雉而用鴈四也四者義可相無而於士昏禮則以攝盛之義為主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別彼列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孔疏昏禮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君臣正是昏禮為諸禮之本也　孔氏穎達曰昏禮必敬慎重正而後男女相親不然久必離異也　馬氏晞孟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

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别終則必能立夫婦之義由男女有别以至於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同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

孔氏穎達曰此因昏禮為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

終　馬氏晞孟曰冠以成人故為禮之始昏以繼後世故為禮之本喪以慎終祭以追遠故曰重朝以教諸侯之臣聘以成諸侯之好故曰尊習射尚功習鄉尚齒皆有飲故曰和　葉氏夢得曰周官以嘉禮親萬民則先昏而後冠此則先冠而後昏何也葢冠者一身之始昏者萬世之始周官埀於萬世則先昏此言一身則先冠不害其為序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

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見賢遍反笲音煩段音腶按古本執笲上無婦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其為婦之禮也　孔氏穎達曰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者案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閒贊者酌醴置於席前北面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

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
祝以柶祭醴三是也　呂氏大臨曰婦人從夫與夫
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從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
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沐浴執笲以見舅
姑舅姑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
成婦禮也　方氏慤曰婦沐浴以俟見所以致敬也
贊即相者也棗栗則品之潔者以奠於舅尊之也段
脩則味之美者以奠於姑親之也贊醴婦謂贊者以

醴酌婦而勞之也祭脯醢而不及牲祭醴而不及酒者又以婦禮始成而未備故也　馬氏晞孟曰沐浴自潔以重禮也質明平明也贊者贊助以行禮也婦人質用器不過於筭其摯不過棗栗段脩而已贊醴婦者舅姑答婦亦必有贊也婦必祭者所以重舅姑之答已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贊醴婦醴當作禮聲之誤也

案醴婦如士冠禮之醴子鄭注謂醴當作禮下文又

何以云祭醴耶

存異陸氏德明曰笲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屬案士昏禮記笲緇被纁裏無青繒說

注笲竹器無葦說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　孔氏穎達曰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注

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奥其饌各以南為上也　呂氏大臨曰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賛成祭卒食一酳徹席婦餕明共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

案易家人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婦人主中饋奉養舅姑是第一義饋者進食於尊之名以特豚饋合升而分載之明婦順也成婦禮方明婦順是立言次第存疑孔氏穎達曰大夫以上非惟特豚案其說事或有之而於經

無所據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降自阼階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孔疏士昏禮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 孔氏穎達曰舅姑共饗婦者案士昏禮既言舅獻爵姑薦脯醢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

外户之西阼階是舅姑所升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適寢謂舅姑之適寢　呂氏大臨曰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明所以冠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　方氏慤曰厥明明日也夙興婦既饋舅姑矣故厥明舅姑共饗婦焉蓋報施之禮然也一獻與一獻熟之一獻同義奠酬與奠酬而升歌同義阼者主人之階子之

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　葉氏夢得曰冠禮則責其為人父昏禮則責其為人母皆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陳氏澔曰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於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䟽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

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與　姚氏舜牧曰饗婦與醴婦不同醴婦是使贊執醴事饗婦則舅姑饗之也一獻奠酬之禮據昏禮注云舅獻爵姑薦脯醢是獻在舅也又云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洗爵以獻婦姑洗爵以酬婦是獻在舅酬在姑也賈氏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孔氏疏云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受卒爵婦酢舅舅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

酬姑是不特舅酬婦婦又酬姑也其說俱未詳明玩此條重在著代重著代故先之以獻饗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饗唯一獻

存疑孔氏穎達曰舅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姚氏舜牧曰男女不相授受意饗婦時尊卑皆有席舅但執

爵同姑獻於席上不親授婦拜受卒爵更二爵酢舅姑亦奠於席上舅姑又復更爵奠於婦席上故記禮者特下一奠字奠安也置也見此獻酬但安置於席上不親授也崇其禮而又别其嫌若是内則云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此奠字一証

案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酬鄭注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

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賈疏案記云饗婦姑薦焉注云舅獻姑薦脯醢設北洗為婦人不下堂也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敖繼公云饗婦不辭洗不拜洗婦酢舅亦洗於北洗獻酢用爵酬用觶各於其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婦拜於西東面姑酬則於舅之席北而奠觶於婦之薦西婦取姑之酬酒而奠之於薦東也案賈疏及敖說甚明今參鄉飲酒特牲少牢饋

食之儀盥饗婦時舅姑席在阼舅南面姑北婦席在
户牖間舅獻酒洗於南洗不親授洗升實爵婦席前
北面奠之婦拜受爵於西舅拜送爵於阼階姑薦脯
醢婦升席祭卒爵拜舅阼階上答拜婦答酌酢舅洗
於北洗升實爵亦不親授於舅席前奠之舅拜受爵
婦拜送爵薦脯醢舅升席祭卒爵拜婦答拜姑取觶
洗於北洗實觶酬婦於婦之席北奠觶拜婦席西答
拜飲卒觶坐奠觶拜婦答拜姑實觶婦之席前北面

婦席西拜姑坐奠觶於薦西婦辭坐取觶復位姑拜送婦北面取觶奠於薦東此所謂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之禮也舅獻婦則婦飲一爵婦酢舅則舅飲一爵姑酬婦則姑先導飲一觶然後實觶酬婦則婦奠之而不舉所謂正禮成也孔疏舅酬婦婦又酬姑其說非是姚說舅同姑獻亦非禮不參之義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

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當丁浪反委於偽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室人謂女姒女叔諸婦也孔疏女姒謂壻之姊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　孔氏頴達曰申重也重加之以著代之義所以重責其婦之孝順也蓋藏揜蓋藏聚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　呂氏大臨曰婦禮所以敬也婦順所以愛也著代所以貴也三者皆所以順舅姑　方氏慤曰上

下相從謂之順可否相濟謂之和舅姑禮隆故可順不可逆室人禮敵故雖和而不必同絲所以成帛麻所以成布少而有所委多而有所積物在下曰蓄在內曰藏成絲麻布帛婦功之本也審守委積蓋藏坤為吝嗇故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古之大孝養志而已雖有三牲之養而不能和其家人則不足以解憂其養也微矣婦順舅姑何以異此故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

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亦養志者也養志者順莫大焉故内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是故婦順備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孔疏行和當者謂順於舅姑和於室人當於夫也成絲麻布帛之事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　馬氏晞孟曰婦順備而後内和理和則有理理則有義有理義則家可長久聖王所重者在此

案無不周浹為和悉有處分為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先悉薦反芼莫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案公宮謂君之宮廟同姓祖廟未毀則有服之親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孔疏即詩所云言告師氏者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孔疏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廟祖父亦然女親行祭詩有齊季女公君也宗

室宗子之家也孔疏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齋盛用黍云孔疏君廟應用牲牢此非正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用蘋藻為羹則當有齋盛以士特牲黍稷知之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孔疏君釁廟使有司知此亦使有司也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孔疏假令宗子為士止有父祖廟女與宗子同曾祖為壇告曾祖同高祖為壇告高祖孔氏穎達

曰此更申明成婦順之事祖廟未毀謂與君為骨月親廟有四高祖廟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於公宫也祖廟既毀謂與君四從以外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子之室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告以教成也未嫁之前先教四德又祭而告欲使嫁而為婦遵此教而成和順也又曰内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恒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宫之教欲尊之也　張子

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於公宫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賔客承尊長　馬氏睎孟曰婦人以順為本故先教之以德德本也言文也容者又其文之動也功者又其德之餘事也四者備則祭之以告其成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嬪毗人反御妻當作御女　按后聽內治今本作內職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嗣施外內之政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孔氏穎達曰此因昏禮而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之所為也案宮

人云掌王之六寢之脩注云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后六宮在王之六寢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分居之其三夫人亦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如三公分主六卿之類也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也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事陰令謂王

所求為於北宮也　呂氏大臨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婦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內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皆是也陽道者夫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所以宜其家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嘒彼小星夙夜在公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氏謂內治之道婦學之

法陰德謂主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内職至於教順成俗外内和順國家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李氏曰内宰以陰禮教六宫又以陰禮教九嬪又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在王宫者不可不知禮也如使后夫人九嬪世婦女御皆受教皆知禮德皆正言皆順無治容無褻功無侈服無喪道則閨門之内何有不肅普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

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助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於斯見矣王道安得不成乎又曰此經言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於天官序則世婦以下不言數謂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世婦女御視大夫士尚唯其人則三夫人九嬪官不必備可知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制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象

大數也　孔氏頴達曰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

對為內外

案九嬪世婦女御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其人自漢

儒之昏義始列之為數鄭康成注小星詩及內則妻

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頴達俱從而附會之謂御見

之法各帥其屬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則注疏之背繆也春秋

之禮忒而亂及於三古漢唐之禮失而附會於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宫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直革反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

蕩者滌去穢惡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男女之教不得則日月為之適食左傳昭二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讁讁謂日之將食之氣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此日而食於何不臧是不善而日食之應也　吕氏大臨曰男教陽事上應乎日婦順陰事上應乎月有不得則讁見於天為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為之變月食則后為之變素服自

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 葉氏夢得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必反之陰陽之事躬自厚之道也 朱子曰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外夷侵諸夏

則陰盛陽衰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資依注作齊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為齊聲之誤也　呂氏大臨曰以人倫推之天子脩男教天下之父也后脩女順天下之母也

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為一家為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　方氏慤曰服天子以父之義服后以母之義言以其義而服之非服之正故檀弓謂之方喪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别録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

酒知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亦是州長習射之禮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學中名為鄉先生使之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

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時必先為鄉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者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

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
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此則黨正為主人
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賔
賢能之禮鄭知諸侯之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
磬階閒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賔鄉人之賢者
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鐘磬並有也若
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
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也　呂氏大臨曰鄉飲酒

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焉則謂之鄉射此篇凡六章初言尊讓絜敬所以免人禍也次言學術道者將以得身次言先禮後財則民敬讓次言尊長敬老而孝弟之行立次言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次言古之制禮法象天地皆所以推明聖人制作之意也

通論劉氏彝曰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黨再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充乎五品以

礪其德行以觀其賢能以采其髦俊以不盡性於中和為媿為恥為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為王道之範圍風俗之砥礪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酒者人之所以養陽而人情無節則亂故先王有禮以制之書云有正有事無彝酒則非時而飲皆禁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則不特非時而羣飲者又戒也葢酒之於人始乎治常卒乎亂始乎安常卒乎危不能節之則養之適所

以害之故節之以其時節之以其禮而鄉飲之所由作矣

存疑呂氏大臨曰鄉人凡有聚會當行此禮恐不特四

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

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盥音管觶之豉反絜與潔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今禮

皆作騰拜至謂始升時拜拜賓至　孔氏穎達曰迎

賔庠門之外者謂鄉大夫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主人將獻賔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既獻後舉觶酬賔之時亦盥洗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賔與主人升堂後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至訖洗爵而升賔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賔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賔飲酒既盡而拜也皆所以致其恭敬之心也　吕氏大臨曰以謹遜之道尊賔始見於

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潔清之道接賓則見於盥洗揚觶之際極其所致賓主之敬則見於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之節　陳氏祥道曰進而禮之以致其尊退而禮之以致其讓而三揖至於階三辭以升堂則進退之節也盥洗則在人者絜也揚觶則在器者絜也夫是之謂致絜拜至而後拜送此主也拜洗而後拜受此賓也至於受而飲飲而盡則爲拜旣而其禮蓋亦賓而已蓋拜者屈之而使卑在

我者卑則於人為尊而無侮矣夫是之謂致敬也

馬氏睎孟曰入三揖而後至階主所以致尊於賔三

讓而後升賔所以致讓於主　彭氏曰三揖者將進

揖一也當陳揖（棨陳謂堂塗）二也當碑揖三也三讓如曲

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皆致尊讓也

餘論孔氏穎達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於州序黨正

云屬民飲酒於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

之序鄉學為庠州黨為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

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
無室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為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
為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周時州黨之學則
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又鄉學雖為序亦有東
西墻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為序據
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方氏
慤曰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序成於相齒故鄉飲
之禮必行之於學行之於學而此止言庠門者以養

賢敬老為主故也王制言耆老皆朝於庠非謂是乎

案孟子言鄉黨莫如齒王制言習鄉尚齒則惟三年

大比其為賔者必賢能也或賢能中亦以齒未可知

禮曰朝廷同爵則尚齒義可推耳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闘辨矣不闘辨則無暴

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指此禮　孔氏頴達曰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而生而尊讓絜敬之俗成矣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鬭辨而免於人禍　又曰先王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繁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陳氏祥道曰夫有所尊有所讓則相從以義而不敢爭有所絜有所敬則相推以誠而不敢慢粲然而文之以接懽然而恩之以愛不期於鬭而已無暴不期於辨而

已無亂　方氏慤曰鬬者力相攻之謂辨者言相敵之謂不鬬則無暴之禍不辨則無亂之禍且暴人者人恒暴之亂人者人恒亂之惟君子無暴亂之行所以免於人禍也

案尊讓絜敬道也爭慢鬬辨暴亂人禍非道也聖人制此鄉飲酒禮以尊讓絜敬之道故無非道之禍焉

下賓主共之至象四時皆道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

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上共字如字下共音恭

正義鄭氏康成曰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羞燕私可以自專也絜猶清也　孔氏穎達曰鄉大夫等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所設賓亦以此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地道尊右貴其質

素故也羞出自東房謂主人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東翼示主人自絜以事賓也　呂氏大臨曰玄酒水也飲之始也飲始於水極味於酒凡酒之設皆尚玄酒質之為貴不忘本也羞出自東房主人致味以養賓故曰主人共之而不以與賓共也洗當東榮主人自絜以事賓賓雖亦就此洗不曰賓主共之者明所以敬人者各自盡也　陳氏祥道曰東者主人位而主所獻者為主共西者賓之位而賓

所酬者為賔共惟夫賔與主和獻酬而皆有共也此尊所以間於房戸之中以見意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　陸氏佃曰鄉人士君子鄉人之中有士君子之行者也周官所謂賢能是與　孔氏頴達曰鄉大夫等惟有東房　方氏慤曰玄酒者以黑黍和於水而為之其為色則幽其為味則淡貴其質也案不如水之說確

賈氏公彥曰榮即今之摶風屋翼荣

者與屋為榮飾翼者與屋為翅翼也

案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為州長黨正以措侯國則可若王朝則鄉大夫為上大夫卿州長為中大夫黨正為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為士也其謂主人為鄉大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為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

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羞則宰夫授之而已故曰主人共之　又案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而聘禮君使臣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不唯有東房也鄉飲酒時賓席牖前南面三賓席在賓西皆南面若但有東房無右房則一室中賓已坐於西北三賓之席直無地可容矣故鄉大

夫不唯有東房不得舍經從疏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僎一作全鄭讀遵今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孔疏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為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天下取以

為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　孔氏穎達曰此明賓主介僎坐位之義三賓衆賓也四面之坐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内而坐即是賓主介僎之所象也　吕氏大臨曰三賓者衆賓之長者也其所以輔賓猶三光之輔天也　方氏慤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衆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也後言介

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介僎之輔賔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乏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賔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為之體必有陰陽以為之用有陰陽之用然後三光之象垂三光之象垂然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

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且月以生明為進生魄為退退讓之事也

餘論陳氏澔曰或謂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義或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文禮僎皆作遵　孔氏穎達曰三日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魄謂明生旁有微光也初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月三日乃生

魄　方氏慤曰三光日月星也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以象參兩之數

辨正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謬而曲徇之故其説相戾之甚

案儀禮賓若有遵者席於賓東一人舉觶乃入賓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賓之尊非主之輔鄭以僎爲遵

大誤蓋天子不以公為賔而以卿為賔諸侯不以卿為賔而以大夫為賔為近則有嫌降一等則無嫌也既不以為賔故後入本尊於賔故席於賔東鄉飲酒禮亦然必其爵齒皆尊於賔因不為正賔故後入也若僎則卑於主介以輔賔必不可無僎以輔主則可有可無但有之則備故又謂之全耳三賔為衆賔之長席舉三賔者因衆賔無算主人獻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故特表此三賔以識敬或以賔介僎

為三賓尤誤也三光注疏作三大辰為是方氏指日月星為三光則既曰設介僎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賓以象三光不贅而複乎三日成魄惟陸氏佃得之葢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賓近賓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日耳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

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凝猶成也賓者接人以義言賓來以成人之德　孔氏穎達曰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温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

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　張子曰坐有位者禮主於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於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呂氏大臨曰東北至於東南生氣也生氣溫厚而主仁故自孟春至於孟夏生氣之所生萬物之所以發生天地之盛德氣也主坐於東南僎坐於東北仁之序也西南至於西北殺氣也殺氣嚴凝而主義故自孟秋至於孟冬殺氣之所行萬物

之所以收斂天地之尊嚴氣也賓坐於西北介坐於西南義之序也飲酒之義所以致主之養而尊賓也

方氏慤曰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為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温厚為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以接人以仁為盛德温厚則接人以義為嚴凝尊嚴可知 葉氏夢得曰主人以仁接賓故在

東南若賓則主人所尊其位則主人所擇而居也故先言坐賓於西北而後言接人以義若介先賓以通其意於主僎先主人以通其意於賓陰陽輔天地而天地以成功介僎輔賓主而賓主以成禮其居始生之地不亦宜乎

衆設席之次賓在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賓則在賓西有遵則在賓東皆南面後世賓東南面主西北面皆

側席相向謬矣

仁義接賔主有事爼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聖通也所以通賔主之意也將猶奉也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賔賢能之禮　方氏慤曰賔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至於爼豆有數非知禮之

精者莫之能興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然非將之以敬則亦怠而廢禮矣故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鄉飲主於序齒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馬氏睎孟曰因事以見聖即聖以行禮因禮以成德此始終之序學術道者所以窮理得身者所以盡性禮足以窮理盡性故聖人務焉

衆有事主以仁為事賓以義為事也有數俎豆有爵

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既立賓主以象天地而俎豆多寡又以爵以齒則義益通貫而顯明故曰聖又敬以行則有本有文而禮成矣鄉飲之禮如黨正屬民固以齒而賓興養老之時爵同則尚齒賢同亦尚齒是皆體長幼也術道行道之方制此禮使人由之皆使人得其性之固有也朱子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而諸儒之說愈支故就經姑申其說而餘盡汰之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薦亦作䕺同嚌才細反啐七内反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

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惟啐酒席末也　孔氏穎達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

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嚌肺者祭酒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嘗主人之禮也啐酒者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謂席西頭也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坐捝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此席之設本不為飲食蓋主人

敬重於賔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則入於已故在席末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主人酬賔賔卒立以據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啐繞始入口故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席之上上亦正也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先禮則貴後財則賤亦互

相通　方氏慤曰祭薦祭酒必祭其先而後飲食之也肺者據周人所貴祭薦祭酒則神之也故曰敬禮嚌肺則味之矣故曰嘗禮啐酒則飲之矣故曰成禮啐酒獻賓之觴卒觶則酬賓之時也主獻賓賓酢主主酬賓三事既備則獻酒之禮畢矣故曰卒觶西階則賓所有事之階也席之正則有別於席之末席之上則有別於席之下西階上即席之下也先禮則敬讓後財則不爭　葉氏夢得曰啐酒於席末既為賤

財則祭脯醢以敬禮嚌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為貴禮也賓辭於西階上既為後財則盖出東房洗出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為先禮也盖鄉飲酒之禮非專為飲食而已其啐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讓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争聖人所務盖如此

案敬禮嘗禮成禮皆是賓敬主人而主人之所以敬賓者即此可見　又案祭獨嚌肺者以周禮重肺祭

必先肺嚌肺則徧嘗可知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所謂孝之孝當作教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

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孔疏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戸以上之令不滿萬戸之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孔疏令長似州長黨正太守似鄉大夫　孔氏穎達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為賓其次為介其次為衆賓皆以年少者為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為之

其餘為衆賔賔內年六十以上者於堂上賔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非即在六十者旁同南面立也所以立於階下者示其聽受六十以上之政事役使以明尊敬長老也三豆至六豆者以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為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二豆而已故鄉飲酒禮衆賔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賔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賔之年而加之也

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入門而能行孝弟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者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教之以鄉射之禮也教之鄉飲酒之禮者謂十月黨正飲酒教之以鄉飲酒之禮也案本文義謂鄉飲固行飲禮即鄉射亦行飲禮故曰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疏分兩句為兩時兩事誤

儀禮鄉飲酒篇無正齒位之禮今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末皆以醉為度

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鄉之所居州黨行飲酒射之禮則鄉大夫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 方氏慤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聽役者聽上之有所使也必五

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固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固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長在儀養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民知養老則能入孝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教成矣國豈有危疑之禍乎射義曰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云合諸鄉射也　呂氏大臨曰飲酒之

禮老者加豆有至於六也案正薦之豆以明禮故有定數加豆以優老故以年為差此加字甚明

陳氏祥道曰籩兆梅之屬地産也豆麋鹿之屬天産也地産所以養其陰則天産所以養其陽而老者陰也養陰必以陽故言豆而不及籩

存疑陳氏祥道曰射所以觀德飲所以尚齒王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是鄉有習射尚齒矣而鄭以黨主飲州主射而鄉大夫親為主者不已誤耶盖莫非飲也有飲於鄉而正齒位者有

飲於黨而正齒位者莫非射也有射於鄉以觀德者有射於州以觀德者以黨不若州之衆故雖有飲而無射州不若鄉之大故雖有射而無飲而有齒者亦未必有其德此黨正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序也鄉則有射有飲而兩全焉而記之所言者皆鄉而已　胡氏銓曰鄉黨篇云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亦謂五十六十者而此經下亦云少長

以齒則鄉飲豈無正齒位之禮乎竊謂此是鄉大夫

非黨正也然則鄉射亦不得謂之州長射矣若是州

黨則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何得謂之鄉乎　趙

恭父問此篇自鄉飲酒之義而下先儒以為記鄉大

夫飲賔於庠序之禮自鄉飲酒之禮而下先儒以為

記黨正飲酒於庠序以正齒序之位今詳考其文前

有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云云固足以見賔興之

意後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亦足以證

序齒之事但某竊疑儀禮所載鄉飲只是鄉大夫興其賢能而以禮賓之不知説禮何取於黨飲而記為是義朱子曰此無他義只是作記者並舉之耳　陳氏澔曰坐者坐於堂上立者立於堂下豆當從偶數今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禮也　方氏慤曰唯六十非肉不飽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

案鄭專以六十者坐節爲黨正蜡祭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遂疑賓賢能正齒位二禮迥異又以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遂疑鄉飲鄉射二禮必合殊不知王制言命鄉簡不率教元日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則簡不肖亦行鄉飲矣何必專賓賢能乎賓賢能而賢同則以齒能同則以齒何必賓賢能不尚齒乎卿大夫射必先行飲禮豈士射不先行飲禮如孔子射於矍相有揚觶以尊賢能非無飲禮也若飲有

不射者以投壺代之或并無投壺如陳敬仲飲桓公酒之類是飲射二禮可分可合也但以飲而射則飲重以射而飲則射重儀禮可徵也而飲亦有重有輕士君子行之則重鄉人無爵德則假是禮行之而儀文不備其禮稍輕如正飲必有正豆加豆假是禮行者則有正豆無加豆惟六十以上乃有三豆四豆之加亦其一端也　又案䟽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

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所謂正豆者鄉飲酒禮賔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衆賔辯有脯醢是也所謂加豆者徹俎後說屨升坐乃羞是也儀禮乃羞疏引此三豆至六豆以證之賔介有俎有豆有加豆衆賔則有豆無俎故謂六十以上始有加豆則可謂六十非肉不飽始有豆數則不可且鄉飲以賔賢能習射正齒位皆禮之大者烏得謂俎大豆小目為禮之小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如方氏說乎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以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　孔氏頴達曰王者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易取簡易之義重言易易猶言蕩蕩平平取語順也　吕氏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脩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於飲酒之禮而可以

化民成俗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易謂易行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　孔氏穎達曰主人親自速賓並往速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也　方氏慤曰賓三

賔也三賔貴於衆賔而介則輔三賔者也故主人或親速之或不親而使之自從或不拜而使之自入故曰貴賤之義别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賔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賔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省所領反殺色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别也尊者禮隆早者禮殺尊早别也　孔氏頴達曰主人於

賔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賔賔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賔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主人獻衆賔於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西階東面是於賔禮隆衆賔禮殺也　呂氏大臨曰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阼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舉酬省於賔可知及衆賔則升受坐祭立飲不酢其拜受者衆賔

之長三人餘則不拜省於介可知於一等之中寖有省焉此所以辨隆殺也　方氏慤曰主酌賔為獻賔答主為酢主又答賔為酬是禮也三賔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則又省酢矣升而受爵之時惟祭酒得坐及飲酒則立蓋飲酒所以養已以其畢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前言貴賤之義此言隆殺之義貴賤指其人隆殺指其禮因其人之貴則禮為之隆因其人之賤則禮為之殺故其義先貴賤而後隆殺

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間間廁之間）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　孔氏穎達曰工入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主人獻之獻工也吹

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代也笙歌已竟而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為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為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賔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與之燕樂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

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故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也周南召南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之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

度工告樂備遂出者謂樂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乃降立西階東北面自此遂出也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也將留賓旅酬恐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　陳氏祥道曰升歌堂上之樂笙入堂下之樂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歌之者一篇為一終鹿鳴燕嘉賓歌之以示事四牡勞使臣之來歌之以示勸賓既至而無禮樂以文之則亦不足以示情此皇皇者華所以

繼作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者乃其意也南
陔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白華以示其德
南陔以示其行外有行而內有德不得其時而飲之
亦不足以行禮此華黍所以繼作也其詩曰時和歳
豐宜黍宜稷者乃其意也示事示勸示情主人之所
以事人示德示行示禮主人之所以成已故主人獻
之若夫相代而為間歌相同而為合樂則無所獻矣
以其不特於主人故也魚麗作於上以見物多而禮

能備禮能備則其道得矣故下有由庚以繼之詩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也南有嘉魚作於上以見至誠而樂相與則其功大矣故下有崇丘以繼之詩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是也南山有臺作於上以見得賢也自況能立太平之基則天下宜矣故下有由儀以繼之詩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也二南者王化之本正始之道也用之鄉人焉使鄉大夫以之教其民用之邦國焉使諸侯以之教其臣　又曰

升歌笙入皆繼之以主人獻之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合樂必繼之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以禮節樂於其終也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

案儀禮鄉飲酒卒歌主人獻工注一人工之長者也凡工賤不為之洗又曰大師則為之洗大射禮燕禮皆然　又案燕禮合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六詩皆歌也孔疏謂笙吹

召南三詩未聞所據但合樂三終乃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笙詩自小雅六詩而外不知合樂時吹笙又是何詩況笙詩有聲無辭鵲巢三篇則有辭矣姑仍疏以存其說可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少詩召反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遺猶脫也忘也　孔氏頴達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為齒以次相旅至於

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見無不周徧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　馬氏晞孟曰終於沃洗逮賤之謂也少長以齒能弟長也終於沃洗能無遺也　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悌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下朝字直遥反莫音暮說脫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

乃飲先席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　孔氏穎達

曰無算爵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

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

後乃行飲酒之禮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朝不廢朝

莫不廢夕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𠒋禮拜而送賔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知安燕而不亂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正義孔氏頴達曰此總結上五種之事　方氏慤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

安而無危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胡氏銓曰前言正席次言司正正禮此言正身蓋席正然後禮正禮正然後身正身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安矣故繼之以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説鄉飲酒禮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天地共言此則析言之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前經介僎象陰陽據其氣此云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介在西南象月出　吕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陪之者

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也其或言立或言設也立則本於創始之時設則見於既陳之後因賓而後用介因主而後用僎則是立賓立主於前乃設介設僎於後也禮之所制如此故用之於事則足以為政之本體之於道則足以為教之本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亨普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

萬物海水之委也太古無酒用水而已　孔氏穎達
曰烹狗東方覆說前文羞出自東房也洗之在阼水
在洗東覆說洗當東榮也尊有玄酒亦覆上文　吕
氏大臨曰天地之間海居於東東則左也故洗在阼
水在東有左海之義　陳氏祥道曰牲用狗者狗之
為物有所守而善擇人者也非其人則在所去故古
之人於燕饗飲食皆用之　方氏慤曰凡植物皆地
產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產足以養人之陽天

犀不特狗也而特烹狗者陽之辰窮於戌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烹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盖酌之於罍而滌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

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鄉許亮反下同偝音佩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揫揫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長大萬物也察或為殺　孔氏穎達曰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為春為聖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亦為仁五行春為仁夏為禮令春為聖

夏為仁者春夏皆是生長俱有仁恩之義中者藏也北方主智亦為信以五行言之則為信以生長斂藏言之則萬物所歸藏也　呂氏大臨曰天子南面而立左則東方東方聖也左之則尊之也鄉則南方南方仁也鄉之則宗之也右則西方西方義也右之則用之也偝則北方北方藏也偝之則違之也天子之立如是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　馬氏晞孟曰春木為仁而夏曰仁何也天地之仁至乎夏而盡

矣天地之義至乎冬而極矣故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長者大之而已秋者斂也萬物至秋而斂則其成體可察也義者仁之節秋者春夏之節也故曰守義中者萬物復歸其根也藏者不露其形也以秋為揫斂則知春夏為發散也以冬為中藏則知春夏為外發也　項氏安世曰聖管萬善故象春仁濟萬善故象夏義制萬事故象秋中藏萬理故象冬聖以德言未及於用也故左之義以事言天下之

大用也故右之鄉仁以應物偕藏以反身也凡道備於身為聖施於物為仁形於事為義存於心為中名雖有四其實一也考其次序固人道之當然推其方位亦天理之自然也

案此節有脫誤若移下主人必居東方三十一字置產萬物者聖也上賓必南鄉四字屬南方者夏上則明順矣聖知本藏於冬而發於春仁育本見於春而大於夏言各有當也

介必東鄉介賔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賔將南介覿其間也主人者造之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孔氏穎達曰介賔主者主人獻賔將西行就賔賔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覿陽賔主之間也主人造之産萬物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産育萬物主人供客所須故造為産萬物之象

存異方氏慤曰言賓必南鄉以見主之北鄉言介必東鄉以見僎之西鄉　陸氏佃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鄉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

案上文云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言其方也此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於東方言其鄉也後世遂沿為側坐相向則誤矣觀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

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賔南鄉
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注儀禮云賔
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衆賔席於賔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甚明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
立三卿三賔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陰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
孔氏穎達曰樂既為陽故禮為陰月是陰精故禮之

數取法於月也鄉飲酒立三賓亦象國立三卿故曰政教之本　呂氏大臨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者物之所由致是故禮有三讓賓有三賓國有三卿上法於月則三日成魄三月成時政教所本禮之所以法也　馬氏晞孟曰大國三卿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

射義第四十六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射義者以其記燕

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此於别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賔射然則鄉射賔射俱有之目錄惟云燕射大射者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賔射也射起自黄帝易繫辭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弓矢起於黄帝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至周則具矣

通論孔氏頴達曰禮射有三一大射是將祭擇士之

射二賔射諸侯來朝天子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
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
無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
是士有賔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
射也其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畿
内諸侯大射止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
三侯遠尊得伸也一曰大侯天子以熊皮飾之二曰
糝侯豹鵠而麋飾三曰豻侯胡犬皮飾侯若畿内卿

大夫則麋侯也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蓋降君一等

則糝侯豻侯其鵠三分侯中而居其一以虎熊豹麋

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亭謂之鵠鵠者取名於

鳱鵠小鳥而難中故以中之為儁其侯道虎九十弓

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

十糝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賔

射王射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卿大夫一侯三正

士豻侯二正鄭云五正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

外三正損玄黄二正或以朱緑二侯者三正一侯者
二正而已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賓
射用三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
侯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禮文之意
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
正二正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
侯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其耦射人云王六耦諸侯四耦卿大夫士三耦謂畿内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也天子大射則在廟賓射則在朝諸侯亦在朝天子燕射則在寢諸侯亦在寢惟諸侯大射不顯畿内畿外之異鄭云大射於太學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境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謂鄉大夫貢賢能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是也又有州長射於州序之禮又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

二一是卿大夫從君田獵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二是庶人無侯亦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故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　呂氏大臨曰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

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長丁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别尊卑老穉然後可以觀德行也　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在未旅前具牲狗及設折俎行一獻此等皆燕法故云先行燕禮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答拜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明長幼之序者黨正飲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　吕氏大臨曰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也卿大夫之射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葢燕與鄉飲酒皆燕也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無義故明君臣之義長幼之序焉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中行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

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孔氏穎達曰此言射者内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内德射的謂之正欲明射者内志須正也謂之鵠者鵠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　呂氏大臨曰禮射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射下射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於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矢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

横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説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也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德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方氏慤

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内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

馬氏睎孟曰凡此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

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貍力之反樂音洛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孔疏儀禮鄭注貍之言不來也射諸侯首不朝者故以是名篇

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孔疏壹發而得五豝若君一求而得五賢斷章取義樂會時

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

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濵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
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孔氏穎達曰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
蘩皆五節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
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
先以聽皆以四節應乘矢拾發也　陳氏祥道曰大
射奏貍首閒若一鄉射奏騶虞閒若一王之五節先
以聽諸侯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

聽則寡蓋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衆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　方氏慤曰節者樂歌之節也王氏謂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貍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蓋射所以習武雖先王所不敢忘亦所不敢黷也習而不已其弊必至於黷焉亦在乎有以節之而已設官分職天子之事也故以備官為節制節謹度諸侯之事也故以時會天子

為節服法服道法言卿大夫之事也故以循法為節

保祿位守祭祀士之事也故以不失職為節　馬氏

睎孟曰騶虞為節以至不失職為節所謂其節比於

樂也　呂氏大臨曰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

自曾孫侯氏而下言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

誠至君臣相與習禮而天子之德莫大於好生好生

繼天者也諸侯之德莫大於奉朝事奉朝事事君者

也卿大夫之事莫大於法先王法先王守道者也士

之德莫大於敬事敬事死命者也先王制禮作樂以

養人所以薫沐漸漬日遷於善而不自知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

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數色角反下同行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

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　孔氏穎達曰

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専以射而選但

既爲諸侯卿大夫更以射辨其才藝髙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爲射事更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凡事之中能窮盡禮樂而可數爲之以興立人之德行者莫如射故聖王務重焉　方氏慤曰或先行燕禮或先行鄉飲酒禮所謂飾之以禮或以騶虞爲節或以貍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比毗志反下同中丁仲反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獻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孔疏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為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計偕物也　三歲而貢士

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流猶放也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陸氏佃曰流亡即孟子流連荒亡孔氏穎達曰中多者得與於祭此謂大射也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好善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十五年鄭以此知三歲

而貢士也　方氏慤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比謂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

存疑胡氏銓曰三歲一貢士蓋書傳之説竊案經意止謂歲獻即貢士爾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

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孔疏此大射禮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後乃射莫處毋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　呂氏大臨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

養其羣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試之以射以中之多寡為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　方氏慤曰天子制射禮於上諸侯務之於下以使之習聽禮樂則所以養之也養之以禮則不爭養之以樂則無怨不爭無怨則兵不用矣諸侯自為正之具者以射求正諸已故也

存異陸氏佃曰四正蓋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正據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

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

案如陸說則具舉字難解且兼天子大夫士則上曾孫侯氏句亦難解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矍俱縛反相息亮反賁讀僨將子匠反與音預觶之豉反弟音悌好呼報反下同俟死絶句者不二字一句下同不陸讀否呂如字屬下句勵音僅

正義鄭氏康成曰矍相地名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為人後者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

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公罔之裘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　孔氏穎達曰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敗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且無知公罔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至將旅時使二人舉觶誓衆不在此位者

問衆人有此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賔位也此記所
陳惟約鄉射禮案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
者蓋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也以
初觀者在門外未有賔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入以
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是二人舉觶故
鄉射禮畢司馬反為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賔取俎西
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
於賔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

也但衆賓射事既了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但簡其善者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而得在位此老人本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　吕氏大臨曰鄉射之禮先行鄉飲酒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故曰射至於司馬也記云既旅士不入明未旅士猶可入而與射故子路執弓延射有入不入及去者入者之辭也卒射司馬反為司正然後行旅酬卒旅然後使二人舉觶於賓

與大夫射事既卒則衆賓皆在賓位故公罔之裘與序點舉觶以衆賓皆在賓位故有不在此位及去者處者存者之辭也賓在門外則司馬誓之使惡者不入賓在賓位則二人舉觶而語不復斥惡但使善者處耳　方氏慤曰如堵牆言其周圍而固密也司正以治禮名之司馬以治兵名之燕禮事也射兵事也方燕之時則名之為司正及射之時則名之為司馬亦各從其類也以將射也故執弓矢以延之以將旅

也故揚觶而語焉又各以其類也不謂有如此者否則發問之辭也言能如此然後可以在此位也旄與耋同孟子曰反其旄倪　馬氏晞孟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也捨巳之親而與為人之後者則非孝也去與入半言圃之外者去與處半言圃之内者勵者僅也葢公罔之裘語之以畧序點語之以詳畧故責之以輕而處者半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　劉氏敞曰與為人後者庶子

而奪其宗則簒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

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

後於人則背其姓也周衰此等蓋多此仲氏之所惡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延或為誓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

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存異陸氏佃曰揚觶將以飲不勝者鄉射云不勝者

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是也公罔之裘揚觶

以待初射之用序點又揚觶以待再射之用鄉射曰設豐實觶如施之此當實序點所揚之觶也夫禮必再射以求章中故序點所言又進於公罔之裘一等

案鄭謂揚觶是於旅也語則射畢而合語時也故欲求好學好禮之人陸謂是罰爵似誤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

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舍音捨中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為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為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為諸侯謂有慶不得為諸侯謂有讓也　孔氏穎達曰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為父鵠者是升射之時既身為人父則念云所射之鵠是為人父之鵠中則

任為人父不中則不任為人父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以及君臣皆放此　呂氏大臨曰射之為藝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所以父子君臣各以已為之鵠射者各射已之鵠故雖諸侯之射亦以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也故謂之射侯古之射者志於中也其專如是豈特志於中鵠中侯已哉中父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父之道中子之鵠則反求所以中為人子之道是乃所以充其類繹其志也　方氏

愍曰繹若抽繹之繹言其繹於内而明於外舍若趨舍之舍言其舍於此而之於彼詩不云乎舍矢既均又曰舍拔則獲射固有舍意

餘論朱子曰射中則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説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别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孔氏穎達曰澤者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

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宫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絀地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飯扶晚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也　孔氏穎達曰男子生而有為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三日射罷而後用穀以食子也　方氏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以上與下為合東與西為合南與北為合故也以射六合故以六矢射之射之則以射人代之而已六合男子之所有事也生而必射以示其有事

之志射而後食以示其受禄之道　陳氏澔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皆男子之志也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諸猶於也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　孔氏穎達曰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經文揖讓而升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也　方氏慤曰勝飲不勝則材養不材之意也材養不材仁之道也君子當仁不讓於此安得不爭乎　陳氏澔曰為仁由已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已而反求諸

身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正音征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為射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

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　孔氏穎達曰何以射者言人之射何以能使射中與樂節相應也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中相合也言射中樂節兩相應會作何法以為之至極難矣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不失正鵠言中也射中與樂節相會唯賢者乃能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詩鄭注聲謂樂節騶虞九節之屬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所射之

識謂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責己重而責人輕我之不中則反求諸己曰非病也不能也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惟賢者能之非不肖者所能也此責己之重也彼之不中則曰非不能也病也老也酒者所以養老與病也揖讓而升以禮相下以飲其不勝者此責人之輕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五